

織字的人

吳雅蓉

有一個畫面是這樣的：

那扇窗口，在城市的喧囂的夜裡，透著溫暖柔和的黃色光亮，從窗外望進去，一個女人，坐在輪椅上的女人，已高的年事，標記在她銀閃閃的髮間，面容雖老，卻仍綻著篤定的快樂，她，在窗邊燈下的木紋書桌前，安坐著，這是她最能靠近自己的一種姿態，就這樣，她安坐著，一雙老去的眼眸，一雙老去的手，操持著數十年來熟練的運動，即便速度不再青春張揚，卻比從前更多了一份優雅睿智，她在織字，用生命的針，經驗的線，將一片片色澤亮度質料觸感各異的字塊，綴連成書衣，唧唧又軋軋，在只有她自己聽得見的織字聲中，生命，因此，有了合身的暖意……。

這是我，那個未來老去的我。

在文字的海裡，掇拾出適當的原料，織出一件又一件的字袖書衣，化作人生姿態的各樣款式，那便是我存在於人間的本分。

或許，這個生命本分的原由，可以從一個「坐姿」說起。

我總是坐著，因為站起或移動時，不得不依賴拐杖，不得不聽見鐵鞋碰觸地面的聲響。我總是坐著，坐著的時候，看起來，就和大家沒有什麼不同了。

小學的時候，同學們集體到操場朝會或上體育課，他們像呼吸一樣輕易地站起身子，將椅子靠攏，或者，吱吱喳喳地更換體育服，他們正忙著，而我，靜靜坐著，我想，我也得要忙一忙，所以，拿起筆，攤開課本，就開始寫字，只是「寫」字，保持著某一種也在「動」、也在「忙」的姿態……

後來，我學了書法，顏真卿的《麻姑仙壇記》、褚遂良的《雁塔聖教序》、《乙瑛碑》，那時，我當然不懂字帖裡那些拓出的字與字連結起來的意義，我仍是在「寫」字，我認真地將水磨成墨，畫出字的結構，顏體的圓融，褚體的秀勁，並學會在筆的頓挫提揚之間勾出漂亮的蠶頭雁尾，我依舊靜靜坐著，與文字發生著形式上的關係……

國文課，有一天，老師在台上講解著林覺民的〈與妻訣別書〉，講著講著，老師哽咽地紅了眼眶，台下的我，不懂什麼叫革命，不懂夫妻的離別之情，只是看著哽咽的老師，不知道為什麼，我的心頭凝出一小塊教人難受的結，也想難過，也想熱淚盈眶，那文字的筆劃結構裡頭，想必存在著一些特別的什麼……。

高三時，導師是一位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的老奶奶，某

天下午，奶奶老師拿著我的生活週記，走到我的座位前，慈藹且語重心長地對我說：「老師覺得妳很適合念中文系，要好好加油喔！」我仰頭看著老師，無法明白老師為什麼會如此說，即便到了現在，我還是不明白奶奶老師到底是從哪些地方做出判斷的？

而奶奶老師的期許，一語成真！

在校期間，南台灣的僻靜，特別適合重新看自己。我經常推著輪椅，一個人在校園的湖畔發呆，碧色湖面，天鵝與綠頭鴨來回游著，那是牠們的世界，游來划去，牠們，這樣活著。我望著天空，想，如果造物者從高高的天上看我，祂看到的是什麼？一個永遠靜靜坐著、感時傷秋的我？我，究竟可以是什麼？該是什麼？

我疑惑。

我開始寫日記。

沒有想到，寫日記，會讓人痛。

每天晚上，我伏在窗邊的長桌，一盞偶爾會閃滅不定的檯燈，壁虎遠遠近近在叫著，翻開日記本，我一筆一劃一字一句記錄著一日裡的所思所感，我膽顫驚惶地質疑著「我」這個存在體，表面的言行態度，所揭示的，是根連著長久積累而未曾正面對視的濃稠過往，過往鑄成了現在，自己的黑，以及黑中偶然乍現的曙光，在字裡行間，以眾多的問號，串

連成篇：

我就像葛奴乙，在自己意想的王國內，呼風喚雨，意氣風發，儼然像是一位毫無畏懼、唯我獨尊的君主，然而，在現實環境中，卻是自卑懦弱、不善表達又令人可憐的小小卒子。為什麼我的性格會有如此劇烈地兩極化拉鋸？好強與自卑的重疊？現實存在與理想夢境的模糊？不能面對現實的自我解釋？自以為是的無端膨脹？人際溝通的無形障礙？我到底在顧慮些什麼？是對自我過高的謹慎要求，還是害怕挫折、擔心丟臉？抑或是不想、不願、不習慣去戳破別人眼中的我的既有形象？……。

上天給予人們所想要的，但，也同時給了我們所不想要的。這「不想要」的，看似是「理想」的毀滅，但，就另一層面看，這不美好的缺陷，似乎也正是成就「理想」的原始基點。我們固然必須被迫持有一份甚至多份的命定的不完美，然，面對宿命的安排，我們卻可以自主地理出各種多樣的因應之道，其目的，不就是在形塑一個具有潛在的理想的生命？……。

問號，一個勾著一個，掛滿了四本日記簿。

文字，在此期間，成了探問生命的符號，我羅列著自己的脆弱、恐懼與疑惑，但，沒有解答。

我緊張煩惱，因為，沒有解答。

「不要讓自己太早脫離懺悔的情境中，不要那麼快就給

自己答案。」一天，老師在課堂上提起了這麼一句話。

短短的一句話，卻起了意料之外的舒緩的療效，讓我暫且可以不再那麼緊張煩惱。

懺悔，或者類似於懺悔的情境，總是會讓人陷落至一個異常恐慌的不安全地帶，於是，亟欲尋求一個可供降落的歇腳處，這是人忠於自我保護的反射動作，但，「不要那麼快就給自己答案」，卻給了這份危險性一個可愛的理由，它，開了一扇尋覓的小窗……。

離開校園之後，開始了另一階段的尋覓。

工作與經濟，在現實生活中不斷槌敲著令人不安的警鐘！文字，於此時，變現為一疊籌碼、一門極具競爭性的專業技術，我，鬻字維生，鍛鍊著錦繡字句，鑽研著如何在極短的格式內，拋出足以讓人聚焦的字眼，於是，在感時傷秋的我、探勘自身的我之外，又添了一層冷靜琢磨的我……。

時間經過，我終究會知道，每一層的「我」，都不會全然消失，存在過的、正在發生的，再再都有它值得學習的任務，都具備著存在的意義與理由。

對於文字的「操持」到了某種地步，字與字之間的結構、花色、冷暖與質感，已有相對順手的拿捏，然而，輕易而機械性的行為，其實，並不具有真正的安全感，毫無意外的，此時，文字，開始扭起身子，它們，不滿意起自己來了，而

「我」，也小聲喃喃地抗議著，不夠了，不對了，不能一直這麼繼續著了……。

「我」——必須重新介入我的文字之中。

唯有如此，織字，才能成為一生所寄。

書寫的故事，正要開始……。

我知道，這過程，必然又是一番苦熬。經過許多事許多年，人情世故的景致，喜樂情愁的跌宕，我該能擁有不一樣的注視的目光了罷？散落在生命路上的那些殘片，應該要重新詮釋出它們的意義了罷？總是罩滿一身的恐懼的霾，應該擦去了罷？

問號？問號？問號？

如今，我喜歡問號。那是起針處，在穿針引線的編編織織之間，或許，生命的答案，便在其中。

坐在輪椅上的女人，她在織字，用生命的針，經驗的線，將人生的暖意，深深織進了文字的縱橫脈絡裡……。

那就是——我。